

##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20 周年·著述展评

## 云起天涯二十年

——海南建省二十周年文学作品选集丛书纵览

■ 赵瑜

《云起天涯》是海南省作家协会和南海出版公司联合编辑出版的一套文学作品选集，五卷本，分别为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和文学评论。中篇小说卷则最为厚重。开篇即为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这是一篇重磅且易读的小说，人物形象逼人，若雨后的植物，新鲜的叶子解释着内心里隐藏的大悲喜。韩少功笔下的人物多趋于普通，却又充满了智慧。

在中篇小说卷里，还有晓剑、郭潜力、严敬、张品成、杨沐、李焕才、杜光辉、吉君臣等人的篇目，如果稍有流迹就会被这些文字吸引。杜光辉的《浪滩的男人女人》是海南首届文学双年奖的获奖作品。严敬的《芒果园蝴蝶》是作者系列作品中的成熟作品。土生土长的海南作家李焕才熟悉大海的一切，他的笔下多是渔民，选入中篇小说卷的《大海》是他的近作，发表在去年的《芳草》杂志上。他的文字有海风的味道和阳光的味道，让人觉得，大海能融化掉一切世事，包括强大的内心。

《云起天涯》短篇小说卷也有很强

大的阵容，我喜欢女作家三三的《气味》，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以自己一贯的儿童视角写了一个意境幽远的故事。我很喜欢小说里的主人公：十三岁的小女孩秀树，她有一个对气味非常敏感的鼻子。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感知能力之后，她对生活有了特殊的视角。刚刚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的三三对于刻画一个孩子的心理十分在行，在这篇文章里，有一个片断十分动人：“……她很高兴地看到它。那是父亲的一双皮鞋，半新，像两条小船一样停靠在木瓜树下，足可以让人想见这家男主人的块头与力量。当大人不在家时，父亲的鞋子是唯一可以让还是孩子的她慰藉的东西。”这是用一种细小的触觉在抚摸生活，三三把一个孩子遇到回家里的大人后的心理状况素描到了气味和眼神的飘逸、那么传神，那么令人动容。

短篇小说卷还选读了韩少功、蒋子丹、叶蔚林、孔见、李少君、夏景、韩芍夷、符浩勇、满国徽、莫晓鸣、林森等老中青各年龄层作家的小说作品。相对于中短篇小说卷的豪华阵容，我更喜欢散

文与诗歌卷的百花齐放和兼容并包。

海南诗歌最近两年在全国势头很猛，省作协主编的诗歌民刊《海拔》不止一次被全国各大诗刊和精选本转载。随着著名诗人多多、王小妮等落户海南，诗歌海军呈现出空前繁荣之势。本次《云起天涯》诗歌卷就是对诗歌海军的一次全方位展示，多多的新作《语言》延续了作者一贯的热烈和抒情，我喜欢诗人多多那些如钢琴上跳出来的句子，柔软、色彩斑斓的，让人想起舞蹈，或者傍晚时分的海滩，通向远方的脚印，或梦想。

我参加过一次《海拔》的诗歌朗诵会，青春气息浓郁的大学生，夜晚，有古语，典旗袍的女生在古筝曲中登场，她们声情并茂地把诗句变成声音、图画，甚至是爱情。坐在那里，觉得诗歌像雨滴，能把人湿润。

和诗歌海军在国内集体突围不同的是，海南散文写作者都是各自突破。伍立杨的读史随笔早已闻名全国，杨沐是近来在全国渐渐上升的散文作者。在《云起天涯》散文卷中，杨沐的《悯》是

她的一组长散文中的一篇，在这篇文章里，杨沐对自己从哪里来展开了追问，是对记忆的一种触摸，也是对记忆的一种重组。杨沐的文字真挚力强，她善于在文字里挖掘，她的文字深邃、幽美，像一眼井。

在《云起天涯》散文卷里，我最想推荐的是植展鹏的文字。这篇名为《蹲点手记》的文字，有些小说家笔法。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植展鹏正在海南某县任政法委书记。这是一个真实身份下的随笔，读他的文字会让人进入一个简单而真实的世界里，植展鹏的文字渗透着明清小说意味，他的文字干净、简洁，却不呆板。生活永远比虚构的情节更曲折，读植展鹏的文字就会明白这一点，他的那些真实的手记，更像是一段又一段传奇。

五卷本的《云起天涯》除了小说、散文和诗歌卷，还有文学评论卷。耿占春是近年来在国内文学批评界尤其是在诗歌批评界很有份量的学者，他的《文学批判的歧途和潜能》是评论卷的头文字。在文中，耿占春把笔触指向了文

学作品中太多的东西被资本吸收，这篇深入肌理的文字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现今文学艺术作品中批判功能丧失的哀伤。

在评论卷中，孔见发表于《上海文学》的《病人膏肓的人》也值得注目目光细细咀嚼，我喜欢作者在此篇文章中吐露出的观点：中国人传统有道、德、礼、法等不同的层次，并且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儒、道、释三家汇流的纵横交融的局面。是的，孔见清晰地梳理了文人传统与世俗百姓的理念差异，从而慨叹当下精神与物质混乱的不堪现状，并为之担忧。

如今，五卷本的《云起天涯》已经放在了新华书店，它们从文学的视角梳理了海南飞扬发展的二十年。这些文字浸润着海风和椰韵，携带着喜悦或忧伤，直抵读者的内心。

如果你是一个文字爱好者，那么，你一定可以从中找到你最喜欢的一卷，关上门，煮上食物，你可以打开来，你会喜欢上某一篇与你心灵相通的文字的。我相信。

## 《云起天涯》丛书感言

●发生在二十年前的历史事件，大大地改变了海南岛的命运。这个一度作为流放地的边缘岛屿，在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交汇，在一个国家实现历史跨越和民族复兴的时刻，被赋予特殊的身份与使命，推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作为一艘探索航线的船驶向未知的海域。应该说，这一大角度的转身，是海南岛千载难逢的幸运。

●海南岛的幸运，体现在棕榈树的海岸上，一幢幢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体现在仙人掌的坡地上，一个重大项目的落户；体现在每天潮水般涌来的色彩斑斓的客流；体现在海南省统计年鉴里各项指数的攀升；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增长和住房面积的扩大。除此之外，这种幸

运还体现在它二十年来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历程，提供了一个十分宽阔的舞台，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得以充分展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勇气、智慧和真诚，以及人性中的光华与暗晦，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检验，并留下了极其浪漫的传奇故事和相当宝贵的经验记忆，使得对二十年的回顾变得百感交集和心潮澎湃，为文学的咏叹提供了挖掘不尽的素材。

●正如《海南当代文学史》的编撰者毕光明先生所言，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海南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文学海军”。这支“文学海军”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鲁迅文学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庄重文文学奖、全军文艺创作金星奖等诸多重大荣誉。一些作家的著作，还被译为法、英、意、荷、德、俄、日、韩、越、西班牙语等国语言在境外出版。作为海南省作家协会机关刊物的《天涯》，以其真切的社会关怀和优雅的人文品质，获得了国内思想文化界广泛好评，成为目前最负盛名的人文精品杂志之一。可以说，海南虽然还是一个人人口小省，但已经不是一个文学小省，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海南岛的植被已经泛起了青翠的颜色，并且有了一些值得流连的景观，它未来的天空也有了可以展望的云霓。当然，与造物主的神工鬼斧赋予海南的天生丽质相比，人为的想象和创作似乎总是显得逊色一些。

——孔见



诗歌卷

散文卷

评论卷

短篇小说卷

中篇小说卷

## ●/热书浏览

## 《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 1979—2009》(上卷)出版



近日，中信出版社推出了《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 1979—2009》(上卷)，该书由深圳资深财经记者、财经作家徐明创作，是一部令人瞩目的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献礼之作。

是什么力量激发出深圳经济快速增长的高速度？是什么魔力托起令全球瞩目的深圳“一夜城”？作者在书中通过人物的命运和细节素描历史，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变化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人性的自私、愚昧和错误等弱点，都被日后的人们真实地记录和阅读。

该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讲述了深圳 30 年间崛起的过程，忠实记录了深圳在经济、社会、制度、产业等方面的深刻变迁和上升。记载了众多多可歌可泣的开拓者创业的故事，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史料，让人们重回那个激荡迭起的创业年代。

深圳是创业者的圣地，改革创新是深圳的灵魂。深圳 30 年的价值，在于这些探索和中国一场深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改革的记录。

可以说，这本书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深圳 30 年间，一代人的命运和一座城市的崛起。(韩玮)

## ●/热点书摘

##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谨以此书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张贤亮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个 20 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

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直到 1978 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

“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 50 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

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样一来，我就陷入了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我在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



摘自《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张贤亮著，中国海关出版社二零零八年四月

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

……

(本文为《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的序言的一部分)

## ●/特色读物·品味

## 写作的精神方向——读诗集《诗酒之间》有感

■ 杨青

“为什么写作？”或者说“写作意义何在？”写作是被当成一种消遣，一种语言游戏，一种自我私语，还是一种实用工具？在现实的写作背后是否潜藏着形而上的冲动？在商业社会的今天，这个问题越发凸显出来。托马斯·沃尔夫在他写的《写作和生活》一文中就曾提到这么一件事，有人问他：“现在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写，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兴趣去写书呢？”这也是我手捧宗鸿兄诗集时的疑问。作为资深的企业文化品牌策划人和传播人，写作对宗鸿兄而言，似乎不能带来金钱或名利等现实的意义。读罢《诗酒之间》，我想我看到了答案：对宗鸿兄而言，写作是一种热爱，是一种精神方向，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态度。

当下许多写作者来说，他们没有寻找生命价值的驱动力，也不会经历绝望感和虚无感的折磨，他们以一种解放的姿态接受现实的安慰。然而，“人究竟为什么活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似乎和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一样，是宗鸿兄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命题。在《后记》中，宗鸿说，在这个乱云飞渡的时代，自己真真大悟大彻！“人生旅途，不就是活一种境界，活一种精神，活一种氛围”？宗鸿诗歌所呈现的“一种境界”，大致见于诗歌《约》《心帆》《江南雪》《夏日情怀》和散文诗《夜闻卧听九寨沟水》中。或许由于他也是书法家的缘故，他的这类诗歌呈现出—

种洒脱飘逸的空灵境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和谐的融合。“没有绿水/没有碧波/我挥长杆一鞭/约款款的风”(《约》)，“仁者乐山耶？智者乐水乎？九寨沟山水，风月无边。九寨沟博大精深的意境里，仁者之胸智者之怀都能臻达完美的境界”(《夜闻卧听九寨沟水》)。诗歌以景抒情，情景交融，富有画面感，意境深远，节奏流畅，显示出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学底蕴，给人以美的享受，深得“宁静以致远”的真谛。在《军魂》《丰碑》《中国第一人》《与郎共舞》等诗中，宗鸿则着力于呈现“一种精神”。“从汉时枸橼的神韵里扯一缕绵延不绝的醇香/从宋代乐曲的精髓中/沾一抹幽雅细腻的芬芳/冲天香阵/穿透日长安的寂寞/动地风/气盘旋古夜郎的空旷”(《与郎共舞》)。在这些诗歌中，他常以长句和大词来组构诗情，在气势如虹的铺陈和排比中将理想、信心、国家命运澎湃写出，其劲朗、厚重的诗章似紧张急管，嘈切而下，满怀的情韵如滔滔江流滚浪而来，令人心潮激荡难以自已。而《约》《心帆》《江南雪》《夏日情怀》和散文诗《夜闻卧听九寨沟水》里“可以对酒当歌/可以挑灯看剑/可以醉卧沙场/可以西出阳关”正是宗鸿理想的“一种氛围”吧。

诗歌是情感的艺术，是从书写情感入手来领悟世界与感悟生命的。《诗酒之间》不时显现出宗鸿豪放、豪饮的外表下细腻敏感的内。他擅长将心中的情感裹藏到日常事物的描述之中，在平静中蕴涵躁动，于沉稳中



作家出版社  
二零零八年二月

孕育激情，表面不动声色而内在情绪饱满，悠然深长的张力在字里行间隐现。《随缘》中“不期而遇，即便姓名未知，也定是冥冥的安排”，《春日絮语》中“是你吗？”“也许是吧”的对话让人不能不想起张爱玲小说《爱》中“原来你也在这里”的轻叹。“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刚好碰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有轻轻的一问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啊，人世间的男女似乎都是时间的汪洋中漂泊的贝壳，等待偶然的眷顾之手将他们一起打捞上岸，相遇一场即是不易。

在优柔与豪放之间绽放出力量，在朴素的事物中发现世界的真谛，领受存在的奥秘，正是《诗酒之间》最为闪光的地方。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经济的浪潮将生活的宁静与心灵的纯朴次第冲刷而去，精神的生存空间变得异常狭窄，对外在事物的细致咀嚼与对内心灵的深度返归越来越成为一种罕见之物，我们的情感和生命体验正在日益变得粗糙、浅俗和单薄。如何面对浮躁的时代？如何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实？《诗酒之间》显现了它的启迪和意义。

## ●/畅销书观察

## 草根的狂欢——小说《我叫刘跃进》观后感

■ 薛钰晖

刘震云的新著小说《我叫刘跃进》(长江文艺出版社)悄悄的发售了。前几年，国内关于描绘“小人物”和“边缘人”的小说屡见不鲜，甚至成为了创作的关注点。但近些年，随着商业题材的不断走俏，能够深刻地反映时代进程，刻画“小人物”和“边缘人”的小说逐渐沉寂了下来。就这个时候，农民工刘跃进突然叫了一嗓子，引起了我的关注。

刘震云为小说精心设计了一个二元对立模式：以主任严格为代表的强势阶层和刘跃进为代表的弱势阶层；以高档餐厅、酒店(别墅)为代表的奢华生活和发廊、厂房为代表的贫贱生活。这意味着故事的展开环境，从一开始就充满悬念和动荡，让观众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游离，体验着两种人的生活差异。情节中充满了猜忌和博弈，构成了世态炎凉的城市浮世绘。

小说主角刘跃进是一名农民工，建筑工地上的厨师。我们可以不怀疑刘跃进原本拥有着质朴善良和精于算计的性格，但随着婚姻破裂、子女抚养和拖欠工资等原因带来的巨大压力，他变得和其他人一样，开始在城市生活里变得冷酷和虚伪。他变得不认乡谊，缺少同情心，肆意嘲笑着在街头卖艺的老乡，甚至在他面前炫耀和夸大身份，他懂得运作权力，在建筑工人打板有牢骚时，便以厨师的身份大声批评和吆喝；他精于算计，知道如何在风波中分散别人的注意力，以保全自己性

命；他大胆追求感情，依恋着离过婚的发廊女老板；他敢于言利，即使在黑社会面前也不忘讹钱。反观另一个主角严格，他利用刘跃进的伪装，解决由离婚带来的财产危机；通过违法手段进行融资；精心布局，要挟主任等人，利用贷款拯救濒临破产的公司。

就刘跃进和严格两人相比较而言，一潜一邪，都在浮华都市的背后寻找生存之地，各自的命运都充满了幻灭感。但在寻找 U 盘的风波中，双方斗志斗勇，各种手段层出不穷，最后严格等强势人物输给了以刘跃进为代表的小人物，遭到惨死，这种结局却很有寓意。小说对小人物和边缘人的这种结局安排，不仅蕴含着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更是揭示出潜伏在当代农民工身上的巨大力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思想的逐渐开放，农民进城务工获取利益，已经成为常态。作为出现在城市里的新兴阶层，为了适应城市的生活，获得社会的承认，他们依靠体力博取酬劳的同时，自身各方面观念和行为习惯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刘震云以细腻尖刻的人文笔触深入到了现代农民工的群体意识。在城市多年打拼后，经过城市文化的锤打和洗礼，这个群体已经慢慢打开了禁锢的头脑，农民工刘跃进的标本意义在于，他们通过磨难，告别了草根般的软弱和依附性，老练地懂得了如何在城市获得生存和发展。